

# 人工智能赋能新质生产力的 理论逻辑及实践路径

朱海华 陈柳钦

**摘要：**人工智能已成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的核心驱动力，对培育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人工智能推动生产要素智能化重组，形成新质要素组合，赋能生产要素组合水平的高效能跃升；引动颠覆性创新和变革科研范式，发挥技术革命对生产力跃迁的助推作用；改变传统产业组织方式与孵化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形成新型生产关系与优化产业结构；引动政府决策革命和实现智能治理全域覆盖，推动治理体系智能化转型。要发挥人工智能对新质生产力的赋能作用，需要加强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推进AI核心技术攻坚、加快AI产业生态构建、推进智能治理体系变革。

**关键词：**人工智能；新质生产力；数据要素；智能算法

**中图分类号：**TP18;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706 (2025) 01-0042-08

##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所处的发展环境日趋复杂，传统的资源消耗型发展模式已不可持续，经济增长动能受到削弱，国际环境不确定风险却仍在加剧。如何解决现阶段我国面临的发展难题，已经成为摆在社会各界面前的重要课题。适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以GPT为代表的通用大模型正以极快的速度改变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模式。特别是在Deep Learning（深度学习）技术的推动下，DeepSeek（深度求索）崛起，代表了人工智能（AI）领域的一次深刻探索。DeepSeek强调对人工智能更深层次的研究与应用，推动AI走向更加智能化、精准化的未来。千千万万的应用都以DeepSeek为基座，由此构建的生态将重塑

AI产业格局。随着计算能力的提升和大数据的积累，深度学习模型在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取得了显著突破，推动了AI技术在各行各业的应用。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生活福祉。”<sup>[1]</sup>人工智能等颠覆性技术创新已经显现出变革传统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强大力量，正成长为加速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引擎。为了抓住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重大发展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新质生产力的概念，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

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sup>[2]</sup>，这就为解决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问题提供了路径指引与基本遵循。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人工智能驱动新质生产力形成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要“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开展‘人工智能+’行动，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sup>[3]</sup>。

人工智能引领的新一轮科技与创业革命，对我国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生产力创造过程提出了挑战，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本文通过构建“要素—技术—产业—治理”的分析框架，深入探讨人工智能赋能新质生产力这一过程中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以期为解决现阶段发展难题，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思路指引与路径建议。

## 二、人工智能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现实基础

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催生出对应的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本质上就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新型生产力。以GPT等颠覆性创新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成为驱动生产力变革的重要动能。

### （一）中国数字基础设施提供底座支撑

近十年来，中国已经在5G网络、芯片制造、算力布局等新型基础设施领域取得了世界领先的业绩。数字基础设施快速发展的良好趋势为我国人工智能赋能各行各业提供了强有力的底座支撑。数字基建水平的大幅提升是中国赶超世界科技创新领域、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从数据资源来看，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数据资源最丰富的国家。根据《2024-2029年中国数据标注产业调研及发展趋势预测报告》，2023年全国数据生产总量达32.85ZB，同比增长22.44%。随着数据量的持续增长，对高性能存储芯片的需求也将进一步提升，根据《2024-2029年中国存储芯片行业市场发展监测及投资战略咨询报告》，2023年我国存储芯片市场规模约为5400亿元。并且中国也已经掌握自主研发AI芯片和GPU芯片等关键技术，华为等领军企业在高端芯片领域取得突破，成功解决了7nm乃至5nm芯片的制造难题。上述数据表明，我国在数字化智能化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较大成绩，为人工智能

赋能各行各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二）中国巨型市场规模提供需求牵引

市场规模是引动颠覆性技术创新，催化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人工智能市场正处于快速发展期。工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6月，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达到5000亿元，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过4400家，仅次于美国，全球排第二。据《2022中国人工智能芯片行业研究报告》，到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市场规模将达4000亿元，其中基础层芯片等相关技术的市场规模达1740亿元。目前中国人工智能已从研究和开发阶段转向应用落地阶段，主要聚集在智能机器人和计算机视觉领域。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研究院发布的《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创新版图：“极化”和“扩散”》指出，从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技术层次分布看，应用层企业数量最多，达到2650家，占比为61.47%；其次是技术层企业，数量为1233家，占比为28.60%；基础层企业428家，占比为9.93%。我国超大型的AI市场规模，有力推动了相关产业的迭代演进，并为生产力形态的进一步跃迁升级，提供了强大的市场牵引力。

### （三）中国人工智能政策提供制度保障

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为经济社会深度赋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sup>[4]</sup>。2022年，GPT大模型等颠覆性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显现出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关注。我国政府为支持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致力于探索中国式人工智能发展道路，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政策实践（见下表）。各地政府紧跟人工智能的时代潮流，抢抓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风口，在政策安排中优先推动人工智能产业的自主性发展，力推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在全球竞争中率先迈入新台阶。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人工智能政策支持体系，并在产业扶持、AI人才培养、知识产权保护等多个方面提供了多样且有力的政策支持，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政策保障。

表 近年中国人工智能政策梳理

| 政策                             | 时间      | 部门           | 内容                                  |
|--------------------------------|---------|--------------|-------------------------------------|
| 《2018 年政府工作报告》                 | 2018.03 | 国务院          | “人工智能”再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强调要加强新一代人工智能研发应用 |
| 《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工作指引》       | 2019.08 | 科技部          | 开展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示范与推进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           |
| 《2020 年政府工作报告》                 | 2020.05 | 国务院          | 推动制造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 推进智能制造              |
| 《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            | 2021.03 | 中共中央         | 围绕总体目标, 规划纲要要在三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发展          |
| 《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标准体系建设指南》            | 2022.08 | 工信部等五部委      | 推动人工智能产业技术研发和标准制定                   |
| 《质量强国建设纲要》                     | 2023.02 | 中共中央、国务院     | 加快大数据、网络、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深度应用              |
| 《新产业标准化领航工程实施方案 (2023—2035 年)》 | 2023.08 | 工业和信息化部      | 研制算力、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领域标准              |
| 《国家人工智能产业综合标准化体系建设指南 (2024 版)》 | 2024.07 | 工信部、国家发改委等部委 | 加快人工智能领域关键共性技术研究, 协同推进人工智能与重点行业融合应用 |

### 三、人工智能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

新质生产力是社会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具有变革性和创新性的新型生产力形态, 其特点是创新, 关键在质优, 本质是先进生产力。作为引领第四次科技革命的颠覆性技术, 人工智能具有产业渗透性、要素替代性、生产协同性和内容创造性等技术—经济特征<sup>[5]</sup>, 是牵引生产力发生质态变化的核心驱动力。本文从“要素配置—技术革命—产业升级—治理转型”四个维度建立分析框架, 探讨人工智能对新质生产力的赋能机制。

(一) 要素配置逻辑: 新质要素组合提供基础支撑

生产要素是生产的基础<sup>[6]</sup>。作为人工智能时代的核心要素, 数据在培育新质生产力上发挥着基础性、战略性的重要作用。数据已不再仅仅是信息载体, 而是逐渐显现出其独特的经济价值和社会功能, 成为创造生产价值、驱动生产力向前发展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新型生产要素。人工智能推动数据要素在多维场景广泛应用, 充分挖掘数据要素的价值, 赋能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可以通过拓展数据要素, 形成新质要素组合结构; 通过与多要素深度互补, 激发新质要素组合潜能。

#### 1. 数据要素加入生产函数, 形成新质要素组

合结构。将数据引入生产是人工智能时代生产力进步的重要特征。生产力要发展, 就需要拓展新的生产要素, 发挥新要素的内在潜能。马克思指出, 新的生产力在其内涵上首先表现为“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sup>[7]</sup>。2024 年 1 月, 国家数据局等多部门在《“数据要素 ×”三年行动计划 (2024—2026 年)》中提出, 要将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作为实施“数据要素 ×”行动的重要目标。在现代生产社会中, 数据要素成为新型生产要素, “对传统生产方式变革具有重大影响”<sup>[8]</sup>。

数据要素已成为大数据时代推动生产力跃迁的战略资源。数据要素具有价值倍增、无供给约束、规模报酬递增<sup>[9]</sup>、外溢效应强等特征, 通过推动数据要素价值化开发, 可以充分释放数据要素生产潜能。人工智能大模型以实际业务应用为目标, 以数据要素为动力, 以智能算法为手段, 通过海量数据反馈迭代训练, 推动数据资产“积累—治理—应用”的业务闭环良性运行, 通过交易、流通和应用, 实现数据的价值最大化, 从而加速数据要素价值化开发。可见通过拓展数据要素, 可以凭借无界性与正外部性等特征打破时空约束壁垒, 缓解生产要素组合不协调问题, 为推动生产力跃迁提供新动能。可以说,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全新要素介入传统生产力结构的结果<sup>[10]</sup>。

2. 数据与多要素深度互补, 激发新质要素组合效能。数据要素可以发挥乘数效应, 在参与生产的过程中与资本、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深度融合, 赋予传统生产要素数字化、智能化等属性, 从而推动生产要素组合结构向多元化、复杂化和高级化方向发展<sup>[11]</sup>。具体来说, 就是推动数据要素与其他生产要素之间形成一种新型耦合关系。通过引入关键的数据要素, 构建新质要素组合方式, 提高劳动力、资本、技术等传统要素使用效率, 助力其他生产要素价值增值, 提升传统生产要素效能。

传统生产过程一般只能通过技术改进提高生产效率。但基于数据要素的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在生产过程中推动传统要素数智化转型, 实现生产过程的智能化自动化, 优化生产要素的投入产出结构。传统生产要素可以通过数据赋能, 在生产



过程中获得可替代其他要素的数字化属性,实现要素价值倍增化,从而优化要素组合投入产出结构。人工智能可以凭借其强大的数据处理与分析能力,深入挖掘数据信息的潜藏价值,助力处理生产过程中的复杂问题。

(二) 技术革命逻辑:新质技术集群提供内在动能

当前人类正处于第二次科学革命的报酬递减期和第五次技术革命的后半期<sup>[12]</sup>,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前沿性、颠覆性科技的持续突破与扩散使用,催动生产力跃迁能级呈现出裂变式提升的效果。马克思认为,科技创新成果的广泛应用会直接影响生产组织形式以及劳动者方式,进而影响整体社会生产水平<sup>[13]</sup>。习近平总书记从宏观视角指出:“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sup>[14]</sup>,“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更是“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sup>[15]</sup>。人工智能赋能新质生产力,从根本上来看,就是发展新质技术集群,催动颠覆性技术创新,为新质生产力夯实技术底座支撑和提供技术加速器。目前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成为掀起“技术革命”浪潮的前沿动力源,主要从引动颠覆性创新、变革科研范式这两方面推动生产力发生质的变迁。

1. 人工智能正成为引动颠覆性创新的技术奇点,是推动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关键。雷·库兹威尔(Ray Kurzweil)将奇点来临定义为人工智能超越人类智能的过程<sup>[16]</sup>,而奇点创新并非是一个突破临界点的短暂的创新瞬间,而是用来描述在实现通用人工智能过程中的一系列系统性创新<sup>[17]</sup>。通用大模型是引动其他创新活动的奇点,且已开启了这种奇点创新的结构化过程。具体来看,新一代人工智能前后牵引带动链式技术创新<sup>[18]</sup>,人工智能生产应用系统复杂度高,不仅自身具有巨大的增长潜能,而且能够对相关产业产生巨大的前后向带动牵引作用,形成产业化的链式创新。从上游看促使基础设施创新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发展将催生算力、云服务等基础设施的大力发展,据华为轮值董事长胡厚崑表示,随着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到2030年,通用算力将增加10倍,人工智能算力将增加500倍。从中游看,

人工智能尤其是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崛起,催生了相关技术的持续创新和迭代,形成了多个技术突破点;从下游看,人工智能加速了各行业场景的赋能,尤其在教育、医疗、安防等领域,展现出了广泛的应用前景。

2. 人工智能通过推动科研范式变革,成为引动颠覆性创新的元引力。科研范式变革是技术革命性突破的先导,而引动科技创新的元引力就是科研范式的重大变革。随着智能时代的到来与数据规模的爆炸式增长,科研范式正由传统的理论范式、实验范式、计算范式向最新的数据范式、智能范式转型。具体而言,智能范式可以充分发挥“机器智能”和科研人员的经验优势和创造力,实现“机智”和“人智”的深度融合与全过程智能化,更好地应对数学组合的“维度灾难”难题<sup>[19]</sup>,帮助科研人员打开未知世界的“黑箱”。一方面,传统的科研范式多依赖于个体经验与观察,而智能范式则是“借助大规模数据和算法,对亿万实体的经验和知识进行抽象、归纳出的‘集体智慧’”<sup>[20]</sup>。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帮助科研人员更好地处理结构数据和非结构数据,发现数据海洋背后隐藏的规律和事物发展趋势,继而提出创新性的科学假设,并借助仿真模拟、数据实验等方式进行多维验证,从而规避个人认知偏差对科学研究的阻碍。另一方面,智能范式推动人类知识体系以动态化、非线性方式快速涌现。传统知识的生成和传播往往是一个线性的累积过程,而由数据、算力、算法协同驱动的生成式知识生产模式则是基于变分推理和贝叶斯优化的复杂算法,打破传统累积主义的线性模式,引入多源、多尺度、多维度的知识整合机制<sup>[21]</sup>,通过分析已有的经验和数据,即时生成全新的知识和观点。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知识体系向持续流动、不断适应演化的动态系统演进,推动知识生产方式的深层次变革,为引动持续的技术突破潮汐提高了充满活力的创新土壤。

(三) 产业升级逻辑:智能产业生态提供组织载体

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是加速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人工智能基于其高度集成性、动态可拓

展性、智能化等技术经济特征，将海量数据、高能算力、模型算法与多维应用场景结合，重塑传统生产方式与组织模式，促成新型生产组织形态和劳动方式出现，从而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支撑，实现“技术创新—产业实践—变革生产力”的闭环。

1. 人工智能改变传统产业组织方式，推动生产关系的深度调整。首先是改变了传统的产业组织方式。人工智能技术正以难以预测的路径影响着产业组织的各个方面，使得组织内部、组织之间形成新的相互依赖关系<sup>[22]</sup>。人工智能技术在算法驱动下，推动传统的生产组织形态从机械化、标准化的批量生产，逐渐向智能化、平台化、生态化和共享化的新生产组织形态转变。比如，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打造跨主体、跨领域、跨产业、跨国家的超级产业组织<sup>[23]</sup>。这一新型产业组织形式以超级 AI 平台为中心，一端集聚海量供需数据，一端连接线上内容生产者，将传统产业的链状关系，重塑为以平台为中心的网状关系。在智能平台的赋能下，各类主体的触角穿越形成了横向拓展、纵向延伸、交叉互联的跨界生态网络<sup>[24]</sup>。其次是改变了传统的劳资关系。人工智能技术驱动下的生产环节模块化转型，意味着劳动的空间分散性与时间弹性逐步增强，加速了劳资关系弹性化、网络化的新趋势。在新型劳资关系下，劳动者可以灵活地、自主地选择工作地点、工作内容和工作时间，不再受时空条件的约束。

2. 人工智能孵化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以人工智能产业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现代化产业体系中最具发展潜能的部分，已经成为发展先进生产力的主要阵地。具体来看，就是以数据资源为基础，用算力搭建支撑平台，以算法进行技术突破，形成从基础支撑层到核心技术层再向应用场景层延伸的系统化生态，其赋能作用会通过乘数效应扩散到千行百业，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sup>[25]</sup>。人工智能依托预训练大模型、多模态融合和群体智能等先进技术催动产业链中低端产业的换代升级，形成全产业链中科学技术水平的整体性跃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发展转换，

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集群效应，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柱型产业。

（四）治理转型逻辑：新型治理体系提供制度赋能

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正持续优化国家治理体系的运行方式，进而加速新质生产关系的形成。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演化过程中的一种能级跃升，“发展新质生产力要进一步深化生产关系变革”<sup>[26]</sup>。新质生产关系的调整，必然会推动政府治理体系的深度调整，人工智能时代的数据化、平台化、智慧化和动态性特征正驱动着政府治理转型<sup>[27]</sup>。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全方位改变社会运行底层逻辑，这就为政府部门构建基于“数据+算力+算法”的智能决策体系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有利于推动新质生产关系成型。

1. 人工智能引发政府决策革命，促成智能治理模式雏形。在人工智能时代里，数据、算力和算法结合引起政府决策革命。换言之，政府智能决策就是通过数据、算力和算法相结合把政府管理机制和社会发展规律进行模型化、算法化、代码化表达，为政府部门提供一套全新的决策支撑体系。在高性能算力平台的加持下，智能算法依托深度学习、机器学习等技术，通过构建更加精准的算法模型，帮助政府部门从海量的数据中获取更深层次的信息，推动数据驱动的智能决策替代经验决策。比如民情感知。大模型能够快速识别和预测民众情绪变化，为政府部门提供及时、准确、全面的民情信息，还能通过数据分析和逻辑推演，对苗头事件进行预警、预判、预防。

2. 人工智能推动治理体系全域覆盖，有效提升治理效能。人工智能技术凭借其卓越的数据分析能力和高效的决策辅助能力，推动着指令式、层级式的传统治理形态向网络化、平台化的新型治理形态转变。这种模式的转变不仅表现在治理空间层面上的重大调整，更体现在治理效率和治理精准度的提升上<sup>[28]</sup>。首先，人工智能技术具有强大的连接能力，可以突破地理区域和组织边界的限制，助力政府与经济社会多领域实现全方位的互联互通。政府治理方式摆脱了地理空间和行政手段等传统约束，借助大模型等先进 AI 技术，对所辖

领域实现更为灵活和更加广泛的治理覆盖<sup>[29]</sup>,实现了治理活动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其次,在全覆盖的基础上,政府部门依托大数据分析、深度学习、机器学习等前沿AI技术,从海量的数据和信息中精准识别治理短板与公共服务需求,实现对治理对象的精细化管理<sup>[30]</sup>。比如中国电信热线大模型“粤省心”智能客服系统,以AI大模型为基础,通过打造可以进行12345市民热线多轮问答的文本机器人,为群众提供咨询服务,提升对群众/企业咨询回复的拟人化以及提升事项办理成功率。

#### 四、人工智能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

当前,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不断向纵深演进,会带动经济运行底层逻辑、结构特征的重大变革,最终汇聚成推动生产力“质”“量”双变的变革伟力,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全新动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sup>[31]</sup>。为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对新质生产力的赋能作用,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一)加强新型智能基础设施建设为赋能新质生产力提供技术底座

新型基础设施已经成为人工智能赋能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基石。“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劳动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形成提供坚实平台支撑。”<sup>[32]</sup>一是大力推进“智改数转网联”基础设施。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数字技术构建新型智能化基础设施,对传统基础设施进行数字化智能化改造,筑牢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的新底座。二是加强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助力人工智能应用的部署和运行。通过建立更完善的数据中心、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一体化系统构建新型算力网络体系,建立多层次的算力统筹机制,以区域算力冗余互补提升整体算力,破除算力发展瓶颈。

(二)推进人工智能核心技术攻坚为赋能新质生产力打造创新动能

原创性、颠覆性技术创新已经成为培育新质

生产力的新动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创新自信,坚持以我为主,从实际出发,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原始创新,打造新质生产力和新质战斗力增长极”<sup>[33]</sup>。一是加强人工智能基础理论研究。围绕具有先发优势的潜在关键技术和引领未来产业的前沿技术,及早加强战略谋划和前瞻布局。支持人工智能原创性探索,鼓励人工智能与更多基础学科交叉融合,实现基础理论的集成式突破。实施重点技术攻关工程,对重大基础科学问题组织面向海内外的联合攻关。二是发挥新型举国体制办大事的优势,解决关键技术“卡脖子”难题。对于关乎国家发展和国家安全的的关键核心技术,要协调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科技企业等多元主体创办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打造人工智能领域的战略科技力量,形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强大合力。三是加强核心技术群研发能力。建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体系,打造国产化的技术生态圈。要构建开放协同、高效科学的技术创新体系,完善我国人工智能科技创新机制。鼓励科技创新型企业依托技术优势与商业资源重点布局核心技术研发,推动技术国产化布局,构建数据、技术开源共享平台。四是加强人工智能人才队伍建设。新质生产力的提升离不开创新人才的储备。要加大对深度学习、类脑智能计算等领域的国际知名专家和高水平研究团队的引进力度,快速补齐人工智能人才建设短板。加强推进人工智能学科建设,普及人工智能专业先进教学理念,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实现人工智能研究与人才培养有效衔接。

(三)加快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构建为赋能新质生产力构建载体支撑

推动人工智能与全产业深度融合,是推动生产力跃迁的重要着力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个重点,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sup>[34]</sup>。一是要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落地,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政府要及时提供基础数据、算法训练、模型评估和发布平台等方面的业务支持和政策指



导,提供技术支持、人才交流、项目合作等服务,推动人工智能产业良性发展。推动人工智能最新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通过高效科研成果转化机制,激励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成果的产业转化和应用推广,形成“基础研究—技术开发—产品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从而更好地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更好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二是要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扶持力度。制定相应的产业规划和发展战略,明确产业发展重点和优先领域。通过政策引导、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工智能产业集群,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新兴领域开展国际合作,通过技术交流和合作项目,引入全球前沿的人工智能技术和理念,加快人工智能技术产业化进程。

(四)推进政府智能治理体系变革为赋能新质生产力筑牢制度保障

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代表性技术,对推动我国治理体系智能化转型,赋能新质生产关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是要建立人工智能总体性治理框架。要完善人工智能顶层设计,统筹推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战略规划,明确战略态势、基本原则、战略目标、主要任务等重要内容,构建可覆盖人工智能全要素、全过程、全领域的治理体系。统筹协调各部门政策资源,形成强大的政策合力,强化自上而下的系统推动和横向协调协作。二是要及时提升政府智能化服务效能。对于新兴的人工智能技术,政府面临着“科林格里奇困境”,即政府部门需要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潜在收益与风险进行精准平衡,既要避免抑制技术创新,又要管控技术风险外溢。依托大数据分析、深度学习等AI技术,推动政府智能化、智慧化建设进程,驱动政务系统、政务流程的智能化转型,提升政府智能治理效能。但是,政府部门也要注意对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有效监管,避免技术风险过度溢出。要基于法律法规、算法模型、应用场景等实际情况,制定公开透明的人工智能监管规则体系,细化风险管控策略,明确数据安全要求、数据质量标准、算法模型透明度要求,建立常态化监测预警机制。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245-246.
-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4-02-02.
- [3] 李强.政府工作报告——2024年3月5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N].人民日报,2024-03-06.
- [4][34] 习近平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N].人民日报,2024-03-06.
- [5] 欧阳日辉,刘显宏.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融入制造业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J/OL].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https://doi.org/10.14100/j.cnki.65-1039/g4.20240016.001>.
- [6] 朱紫雯,徐梦雨.中国经济结构变迁与高质量发展——首届中国发展经济学学者论坛综述[J].经济研究,2019,(3).
-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000.
- [8] 习近平.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J].求是,2022,(2).
- [9] 孙莉莉,李锋.我国数字营商环境建设论略:突出问题与优化措施[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
- [10] 蒋万胜,杨倩.论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催生作用[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3).
- [11] 杜传忠,疏爽,李泽浩.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分析与实现路径[J].经济纵横,2023,(12).
- [12] 胡志坚.世界科学、技术、工业革命趋势分析[M]//中国科学院院编.2019高技术发展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455-462.
- [13] 黄云明,张家赫.马克思劳动哲学视域中的劳动工具思想[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2).
- [14] 习近平在湖南考察时强调 坚持改革创新 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N].人

民日报, 2024-03-22.

[15]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N]. 人民日报, 2024-02-02.

[16] Ray Kurzweil. The Singularity Is Near[M]. New York: Penguin Group, 2005, p. 122.

[17] 高奇琦. 论通用人工智能的新突破对世界政治经济的多重影响[J]. 国际观察, 2024, (3).

[18] 关乐宁, 徐凌验. 通用目的技术视角下新一代人工智能的作用机理与治理体系[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24, (1).

[19] 李国杰. 智能化科研(AI4R): 第五科研范式[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24, (1).

[20] P.Welinder, et al. The Multidimensional Wisdom of Crowds[M]//Proceedings of the 2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eu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0, pp.2424-2432.

[21] A.Jelfs, J.T.E.Richardson. The Use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Across the Adult Life Span in Distance Education[J].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Vol.44, No.2(2013), pp.338-351.

[22] BAILEY D E, FARAJ S, HINDS P J, et al. We are all theorists of technology now: a relational perspective on emerging technology and organizing[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22(1):1-18.

[23] 李颖. 生成式人工智能 ChatGPT 的数字经济风险及应对路径[J]. 江淮论坛, 2023, (2).

[24] JACOBIDES M G. In the ecosystem economy, what's your strategy[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19(5):128-137.

[25] 杜传忠, 疏爽. 人工智能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机制、成效与政策取向[J]. 社会科学战线, 2023, (12).

[26] 韩喜平, 马丽娟. 新质生产力的政治经济学逻辑[J]. 当代经济研究, 2024, (2).

[27] 王岭. 数字经济时代中国政府监管转型研究[J]. 管理世界, 2024, (3).

[28] 米加宁, 彭康琚, 孙源. 第四次工业革命与“数字空间”政府[J]. 治理研究, 2023, (1).

[29] 米加宁, 章昌平, 李大宇等. “数字空间”政府及其研究纲领——第四次工业革命引致的政府形态变革[J]. 公共管理学报, 2020, (1).

[30] 李大宇, 章昌平, 许鹿. 精准治理: 中国场景下的政府治理范式转换[J]. 公共管理学报, 2017, (1).

[31] 蒲清平, 黄媛媛.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理论创新与时代价值[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6).

[32] 钞小静, 王清. 新质生产力驱动高质量发展的逻辑与路径[J]. 西安财经大学学报, 2024, (1).

[33] 张汨汨, 梅常伟. 强化使命担当 深化改革创新 全面提升新兴领域战略能力[N]. 人民日报, 2024-03-08.

作者: 朱海华,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钦点智库数字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陈柳钦, 北京中宣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  
钦点智库创始人兼理事长

责任编辑: 钟晓媚